

元稹唐柳先生文集

咫進齋藏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三十二

書

答元饒州論政理書

奉書辱示以政理之說及劉夢得書往復甚善類非今之長

人者之志兩張不惟充賦稅養祿秩足已而已獨以庶富且

教為大任甚盛甚盛孔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然則

蒙者固難曉必勞申諭乃得悅服用是尚有一疑焉兄所言

免貧病者而不益富者稅此誠當也乘理政之後固非若此

不可不幸乘弊政之後其可爾耶夫弊政之大莫若賄賂行

而征賦亂苟然則貧者無貲以求於吏賈即斯切所謂有貧

之實而不得貧之名富者操其贏以市於吏贏音盈有則無

富之名而有富之實貧者愈困餓死亡而莫之省富者愈恣

橫侈泰而無所忌兄若所遇如是則將信其故乎是不可懼



撓人而終不問也固必問其實則貧者固究而富者
固增賦矣安得持一定之論哉若曰止免貧者而富者不問
則僥倖者衆皆挾重利以邀貧者猶若不免焉若曰檢富者
懼不得實而不可增焉則貧者亦不得實不可免矣若皆得
實而故縱以爲不均何哉孔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
而患不安今富者稅益少貧者不免於捃拾以輸縣官捃捃俱切
也其爲不均大矣非唯此而已必將服役而奴使之多與之
田而取其半或乃取其一而收其二三主上思人之勞苦或
減除其稅則富者以戶獨免而貧者以受役卒輸其二三與
半焉是澤不下流而人無所告訴其爲不安亦大矣夫如是
不一定經界覈名實而姑重改作其可理乎矣富室貧之毋
也誠不可破壞然使其大倖而役於下則又不可兄云懼富
人流爲工商浮窳窳窳以土蓋甚急而不均則有此耳若富者

雖益賦而其實輸當其十一猶足安其堵雖驅之不肯易也
檢之逾精則下逾巧誠如兄之言管子亦不欲以民產爲征
故有殺畜伐木之說今若非市井之征則捨其產而唯丁田
之間推以誠質示以恩惠嚴責吏以法如所陳一社一村之
制逆以信相考安有不得其實不得其實則一社一村之制
亦不可行矣是故棄弊政必須一定制而後兄之說乃得行
焉蒙之所見及此而已永州以僻偶少知人事兄之所代者
誰耶理歟弊歟理則其說行矣若其弊也蒙之說其在可用
之數乎因南人來重曉之其他皆善愚不足以議願同夢得
之云者兄通春秋取聖人大中之法以爲理饒之理小也不
足費其慮無所論刺故獨舉均賦之事以求往復而除其惑
焉不習吏職而強言之宜爲長者所笑弄然不如是則無以
來至當之言蓋明而教之君子所以開後學也又聞兄之益

政三日舉韓宣英以代已韓暉字宣英宣英達識多聞而習於事
宜當賢者類舉今負罪屏棄凡人不敢稱道其善又况聞於
大君以二千石薦之哉是乃希世拔俗果於直道斯古人之
所難而兄行之宗元與宣英同罪皆世所背馳者也兄一舉
而德皆及焉祁大夫不見叔向事見左傳襄二十一年今而預知斯舉
下走之大過矣一本作過大矣書雖多言不足導意故止於此不宣
宗元再拜

與崔饒州論石鍾乳書當依潘本

宗元白前以所致石鍾乳非良聞子敬所餌與此類崔簡字子敬
厚姊又聞子敬時憤悶動作憤古對切宜以為未得其粹美
而為麓礦燥悍所中礦古猛切懼傷子
敬醇懿仍習謬誤故勤勤以云也再獲書辭辱徵引地理證
驗多過數百言以為土之所出乃良無不可者是將不然夫

言土之出者固多良而少不可不謂其咸無不可也草木之
生也依於土然即其類也而有居山之陰陽或近水或附石
其性移焉又况鍾乳直產於石石之精麓踈密尋尺特異而
穴之上下土之薄厚石之高下不可知則其依而產者固不
一性然由其精密而出者則油然而清炯然而輝炯戶名其
竅滑以夷其肌廉以微食之使人榮華溫柔其氣宣流生胃
通腸壽善康寧心平意舒其樂愉愉由其麓踈而下者則奔
突結澁乍大乍小色如枯骨或類死灰淹頓不發類與醉同
叢齒積類重濁頑璞食之使人偃蹇壅鬱泚火生風戟喉癢
肺癢癢同幽閉不聰心煩喜怒肝舉氣剛不能和平故君子慎
焉取其色之美而不必唯土之信以求其至精凡為此也幸
子敬餌之近不至於是故可止禦也必若土之出無不可者
則東南之竹箭雖旁歧揉曲皆可以貫犀革犀革也北山之木

雖離奇液睛音離力亦切音於綺切讀皆如字前漢輪

作液補亡言莫干莫半然空中立枯者皆可以梁百尺之

觀切航千仞之淵冀之北土馬之所生凡其大耳短脰音

也項拘攣踈跌脚也跌待結切薄蹄而曳者皆可

以勝百鈞馳千里雍之塊璞雍州名皆可以用也以備砥礪徐之冀

壤皆可以封大社荆之茅皆可以縮酒九江之元龜皆可以

卜泗濱之石皆可以擊考禹貢出若是而不大謬者少矣其在

人也則魯之晨飲其羊有沈猶氏常朝飲其羊以詐市人閑

較而輟輪者其枝闕較而輟輪闕穿也皆可以為

師儒盧之沽名者皆可以為大醫扁鵲盧西子之里惡而贖

者皆可以當侯王音贖類也山西之冒沒輕儻音背貪而忍

者皆可以鑿凶門淮南子國有難君召將山東之稚

駮音力農桑咬棗栗者皆可以謀謨於廟堂之上西漢東

出相山若是則反倫悖道甚矣何以異於是物哉是故經中

言丹砂者以類芙蓉而有光言當歸者以類馬尾蠶首言人

參者以人形黃芩以腐腸音琴其內皆爛故曰附子八角

甘遂赤膚類不可悉數若果土宜乃善則云生其所不

當又云其者良也又經註曰始興為上次乃廣連則不必服

正為始興也今再三為言者唯欲得其英精以固子敬之壽

非以知藥石角技能也若以服餌不必利己姑務勝人而夸

辯博素不望此於子敬其不然明矣故畢其說宗元再拜

答周君集書本集字下有

奉二月九日書所以撫教甚具無以加焉文人用文雅從知

已日以惇大府之政君集蓋為甚適東西來者皆曰海上多

君子周為倡焉一本焉敢再拜稱賀宗元以罪大擯廢居小

州與囚徒為朋行則若帶纏索索二股曰纏兩股曰纏處則

若關桎梏桎音質切才丁而無所趨切說文步止也選才丁

輟拳拘而不能肆擣焉若拚音蘇五也音蘇五墮焉若璞其形

固若是則其中者可得矣然由未嘗肯道鬼神等事今丈人

乃盛譽山澤之臞者臞音蘇五以為壽且

神其道若與堯舜孔子似不相類焉何哉又曰餌藥可以久

壽將分以見與固小人之所不欲得也作人一本嘗以君子之

道處焉則外愚而內益智外訥而內益辯外柔而內益剛出

焉則外內若一而時動以取其宜當而生人之性得以安聖

人之道得以光獲是而中雖不至者老其道壽矣今夫山澤

之臞於我無有焉視世之亂若理視人之害若利視道之悖

若義我壽而生彼夭而死固無能動其肺肝焉昧昧而趨屯

屯而居之咄咄以私其筋骨而日以益愚他人莫利已獨以

愉若是者愈千百年滋所謂天也又何以為高明之圖哉宗

元始者講道不篤以蒙世顯利動獲大僂用是奔竄禁錮為

世之所詬病凡所設施皆以為矣從而吠者成羣已不能明

而况人乎然苟守先聖之道由大中以出雖萬受擯弃不更

乎其內大都類往時京城西與丈人言者愚不能改亦欲丈

人固往時所執推而大之不為方士所惑仕雖未達無忘生

人之患則聖人之道幸甚其必有陳矣不宣宗元再拜

與李睦州服氣書

二十六日宗元再拜前四五日與邑中可與遊者遊愚溪上

池西小丘坐柳下酒行甚歡坐者咸望兄不能俱以為兄由

服氣以來貌加老而心少歡愉不若前去年時是時既言皆

沮然眴眴切思有以已兄用斯術而未得路間一日濮陽

吳武陵最輕健先作書道天地日月黃帝等下及列仙方士

皆死狀出千餘字頗甚快辯伏覩兄貌笑口順而神不借來
及食時竊脫和糝燥濕糝九女救與啖飲多寡猶自若是
兄陽德其言而陰默其忠也若古之強大諸侯然負固恃力
敵至則諾去則肆是不可變之尤者也攻之不得則宜濟師
今吳子之師已遭諾而退矣愚敢厲銳擐堅擐音患又音鳴
鍾鼓以進決於城下惟兄明聽之凡服氣之大不可者吳子
已悉陳矣悉陳而不變者無他以服氣書多美言以為得怕
又大利則又安得弃吾美言大利而從他人之苦言哉今愚
甚其吶字又儒劣切言難也亦訥也不能多言大凡服氣之可不死歟
不可歟壽歟夭歟康寧歟疾病歟若是者愚皆不言但以世
之兩事已所經見者類之以明兄所信書必無可用愚幼時
嘗嗜音見有學操琴者不能得碩師而偶傳其譜讀其聲以
布其爪指蚤起則嚶嚶謔謔以逮夜嚶火音切又增以脂燭

燭不足則諷而鼓諸席如是十年以為極工出至大都邑操
於衆人之座則皆得大笑曰嘻何清濁之亂而疾舒之乖歟
卒大慙而歸及年少長則嗜書又見有學書者亦不能得碩
書獨得國故書伏而攻之其勤若向之為琴者而年又倍焉
出曰吾書之工能為若是知書者又大笑曰是形縱而理逆
卒為天下弃又大慙而歸是二者皆極工而反弃者何哉無
所師而徒狀其文也其所不可傳者卒不能得故雖窮日夜
弊歲紀愈遠而不近也今兄之所以為服氣者果誰師耶始
者獨見兄傳得氣書於盧遵所伏讀三兩日遂用之其次得
氣訣於李訐所又參取而大施行焉是書是訣遵與訐皆不
能知然則兄之所以學者無碩師矣是與向之兩事者無毫
末差矣宋人有得遺契者密數其齒曰吾富可待矣事出列
篇兄之術或者其類是歟兄之不信今使號於天下曰孰為

李睦州友者今欲已睦州氣術者左袒不欲者右袒則凡兄
之交皆左袒者則又號曰孰為李睦州客者今欲已睦州氣
術者左袒不欲者右袒則凡兄之客皆左袒矣則又以是號
於兄之宗族皆左袒矣號姻婭則左袒矣醫因姻音因婚家也女之所因故曰
姻婭音亞兩入而號之閨門之內子姓親昵則子姓親昵皆
左袒矣下之號於臧獲僕妾則臧獲僕妾皆左袒矣醫因臧獲並如
字罵奴曰臧罵婢曰獲又男而婚婢曰臧女而婚奴曰獲出
而號於素為將率胥吏者則將率胥吏皆左袒矣則又之天
下號曰孰為李睦州讎者今欲已睦州氣術者左袒不欲者
右袒則凡兄之讎者皆右袒矣然則利害之源不可知也本
字无不友者欲又存其道客者欲又存其利宗族姻婭欲又存
其戚閨門之內子姓親昵欲又存其恩臧獲僕妾欲又存其
生將率胥吏欲又存其勢讎欲速去其害兄之為是術凡今

天下欲兄又存者皆懼而欲兄速去者獨喜兄為而不已則
是背親而與讎夫背親而與讎不及中人者皆知其為大戾
而兄安焉固小子之所慄慄也兄其有意乎卓然自更平使
讎者失望而慄親者得欲而抃則愚願推肥牛擊大豕割羶
羊以為兄饌饌到便時切窮隴西之麥殫江南之稻以為兄壽
鹽東海之水以為鹹醢醢即醢字極五味
之適致五藏之安臧才根切心肺肝心恬而志逸貌美而身
胖肅官切醉飽謳歌愉懌訢歡訢同流聲譽於無窮垂功烈
而不刊不亦旨哉孰與去味以則淡去樂以即愁悴悴焉膚
日皴皴字當作皴肌日虛守無所師之術尊不可傳之書悲
所愛而慶所憎徒曰我能堅壁拒境以為強大是豈所謂強
而大也哉無任疑懼之甚謹再拜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三十二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三十二

書

與楊誨之再說車數勉用和書

本作與楊誨之書

足下幼時未有以異於衆童僕未始知足下及至潭州乃見

足下氣益和業益專端重而少言私心乃喜知舜之陶器不

苦窳

音瘦病也又器中中空也

記為信然而舜之德可以及土

泥而不化其子何哉是又不可信也則足下本有異質而開

發之不早耳然開發之要在陶煦呼句切然後不失其道則

足下亦教諭之至固其進如此也自今者再見足下文益奇

藝益工而氣質不更於潭州時乃信知其良也中之正不惑

於外君子之道也然則顯然翹然秉其正以抗於世世必為

敵讎何也善人少不善人多故愛足下者少而害足下者多

吾固欲其方其中圓其外今為足下作說車可詳觀之車之

說其有益乎行於世也足下所持韓生毛穎傳來僕甚奇其書恐世人非之今作數百言知前聖不必罪俳也戲音排及賀州所未有者文又三篇此言皆不欲出於世者足下默觀之藏焉無或傳焉吾望之至也今日有北人來示將籍田數是舉數十年之墜典必有大恩澤文人之寬聞於朝今是舉也必復大任醜正者莫敢肆其吻矣甚賀甚賀僕罪大不得與於恩澤然其喜不減之足下者何也喜聖朝舉數十年墜典太平之路果辟音開則吾之昧昧之罪亦將有時而明也方築愚溪東南為室耕野田圃堂下以詠至理吾有足樂也足下過今年當侍從北下僕得掃漆上設肴酒以俟趨拜足下發南州當先示僕得與獵夫漁老上下水陸擇味以給膳羞雖不得久亦一時之大願也過是無可道福來辭行急福來辭不可留言不盡所發不具某頓首

與楊誨之疏解車義第二書一本作與楊誨之第二書

張操來致足下四月十八日書始復去年十一月書言說車之說及親戚相知之道是二者吾於足下固具焉不疑又何逾歲時而乃克也徒親戚不過欲其勤讀書決科求仕不為大過如斯已矣告之而不更則憂憂則思復之復之而又不更則悲悲則憐之何也戚也安有以堯舜孔子所傳者而往責焉者哉徒相知則思責以堯舜孔子所傳者就其道施於物斯已矣告之而不更則疑疑則思復之復之而又不更則去之何也外也安有以憂悲且憐之之志而強役焉者哉吾於足下固具是二道雖百復之亦將不已况一二敢怠於言乎僕之言車也以外可以守外可以行其道今子之說曰柔外剛中子何取於車之疏耶果為車柔外剛中則未必不為弊車果為人柔外剛中則未必不為怕人夫剛柔無常位皆

宜存乎中有召焉者在外則出應之應之咸宜謂之時中然

後得名為君子必曰外恒柔則遭夾谷武子之臺家語相也

齊侯會于夾谷孔子攝相事斬休儒之使仲由魯三都公山弗獲率費人以襲魯孔子以公登武子之臺命申句須樂傾

下十衆及為蹇蹇匪躬以革君心之非莊以莅乎人君子其

不克歟中恒剛則當下氣怡色濟濟切切禮切哀於淑問之

事君子其卒病歟吾以為剛柔同體應變若化然後能志乎

道也今子之意近是也其號非也內可以守外可以行其道

吾以為至矣而子不欲焉是吾所以惕惕然憂且疑也今將

由告子以古聖人之道書之言堯曰允恭克讓言舜曰溫恭

允塞禹聞善言則拜湯乃改過不悛高宗曰啓乃心沃

朕心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日昃不暇食坐以待旦武王引天

下誅紂而代之位其意宜肆而曰予小子不敢荒寧周公踐

天子之位捉髮吐哺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其弟子言曰夫

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今吾子曰自度不可能也然則自堯

舜以下與子果異類耶樂放弛而愁檢局雖聖人與子同聖

人能求諸中以厲乎已久則安樂之矣子則肆之其所以異

乎聖者在是決也若果以聖與我異類則自堯舜以下皆宜

縱目印鼻印即印字或音昂四手八足鱗毛羽鬣飛走變化然後乃

可苟不為是則亦人耳而子舉將外之耶若然者聖自聖賢

自賢衆人自衆人咸任其意又何以作言語立道理千百年

天下傳道之是皆無益於世獨遺好事者漢經文字以於世

取譽聖人不足重也作道一本故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唯上

智與下愚不移吾以子近上智今其言曰自度不可能也則

子果不能為中人以上耶吾之憂且疑者以此凡儒者之所

取大莫尚孔子孔子七十而縱心彼其縱之也度不踰距而

後縱之今子年有幾自度果能不踰矩乎而遽樂於縱也傳

說曰唯狂克念猶謂多作聖猶謂多今天狙狁之處山叫呼跳梁其
輕躁狠矣異甚然得而繫之未半日則定坐求食唯人之為
制其或優人得之加鞭箠狎而擾焉跪起趨走咸能為人所
為者未有一焉狂奔掣頓踣弊自絕履云踣也故吾信夫狂
之為聖也今子有賢人之資反不肯為狂之克念者而曰我
不能一本更有我捨子其孰能乎是孟子之所謂不為也非
不能也凡吾之致書為說車皆聖道也今子曰我不能為車
之說但當則法聖道而內無愧乃可長久嗚呼吾車之說果
不為聖道耶吾以內可以守外可以行其道告子今子曰我
不能翦翦拘拘以同世取榮吾豈教子為翦翦拘拘者哉子
何考吾說車之不詳也吾之所云者其道自堯舜禹湯高宗
文王武王周公孔子皆由之而子不謂聖道抑以吾為與世
同波工為翦翦拘拘者以是教已固迷吾文而懸定吾意甚

不然也聖人不以人廢言吾雖少時與世同波然未嘗翦翦
拘拘也又子自言處衆中偪則擾攘欲弃去不敢猶勉強與
之居苟能是何以不克為車之說耶忍汚雜置譁尚可恭其
體貌遜其言辭何故不可吾足之說吾未嘗為佞且偽其盲在
於恭寬退讓以售聖人之道及乎人一本人字如斯而已矣
堯舜之讓禹湯高宗之戒文王之小心武王之不敢荒寧周
公之吐握孔子之六十九未嘗縱心彼七八聖人者所為若
是豈怕媿於心乎慢其貌肆其志一本茫洋而後言偃蹇而
後行道人是非不顧齒類人皆心非之曰是禮不足者甚且
見罵如是而心反不媿耶聖人之禮讓其且為偽乎為佞乎
今子又以行險為車之罪夫車之為道豈樂行於險耶度不
得已而至乎險期勿敗而已耳一本夫君子亦然不求險而
利也故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國無道其默足以容不幸而

及於危亂期勿禍而已耳且子以及物行道為是耶非耶伊

尹以生人為己任管仲豐浴以伯濟天下孔子仁之潘云

國語魯莊公束縛管仲以與齊使北至三體二浴之注以凡

君子為道捨是宜無以為大者也今子書數千言皆未及此

則學古道為古辭危然而措於世其卒果何為乎是之不為

而甘羅終軍以為慕棄大而錄小賤本而貴末夸世而釣奇

苟求知於後世以聖人之道為不若二子僕以為過矣被其

羅者左右反覆得利棄信使秦背燕之親已而反與趙合以

致危於燕天下是以益知秦無禮不信視函谷關若虎豹之

窟羅之徒實使然也子而慕之非夸世歟彼終軍者誕譎險

薄論古不能以道匡漢主好戰之志視天下之勞若觀蟻之

移穴翫而不戚人之死於胡越者赫然千里不能諫而又縱

踴之勸也一本作縱勇已則決起奮怒掉強越挾

淫夫以媒老婦欲盡奪人之國智不能斷而俱死焉武帝時

太后私通國人少季通元鼎四年少季往諭令入朝去是

無異盧狗之遇嗾嗾音叟嗾音叟嗾音叟嗾音叟嗾音叟

如不顧險阻唯嗾者之從何無已之心也子而慕之非釣奇

歟二小子之道吾不欲吾子言之孔子曰是聞也非達也使

二小子及孔子氏曾不得與於琴張叔皮狂者之列是固不

宜以為的也且吾子之要於世者颯耶出耶主上以聖明進

有道興大化枯槁伏匿縲錮之士皆思踴躍洗沐期輔堯舜

萬一有所不及丈人方用德藝達於邦家為大官以立於天

下吾子雖欲為處何可得也則固出而已矣將出於世而仕

未二十而任其心吾為子不取也馮婦好搏虎卒為善士周

處狂橫一旦改節觀去聲皆老而自克今子素善士年又甚

少血氣未定而忽欲為阮咸嵇康之所為守而不化不肯入

堯舜之道此甚未可也吾意足下所以云云者惡佞之尤而不悅於恭耳觀過而知仁彌見吾子之方其中也其乏者獨外之圓耳屈子曰懲於羹者而吹竇其勿切楚辭九章云吾子其類是歟佞之惡而恭反得罪聖人所貴乎中者能時其時也苟不適其道則肆與佞同山雖高水雖下其為險而害也要之不異足下當取吾說車申而復之非為佞而利於險也明矣吾子惡乎佞而恭且不欲今吾又以圓告子則圓之為號固子之所宜甚惡方於恭也又將千百焉然吾所謂圓者不如世之突梯苟冒突吐忽切又音脫楚辭將以矜利乎己者也固若輪焉非特於可進也銳而不滯亦將於可退也安而不挫欲如循環之無窮不欲如轉丸之走下也乾健而運離麗而行夫豈不以圓克乎而惡之也吾年十七求進士四年乃得舉二十四求博學宏詞科二年乃得仕其間與怕人為羣

輩數十百人當時志氣類足下時遭訛罵詬辱不為之面則為之背積八九年日思摧其形鋤其氣雖甚自折挫然已得號為狂踈人矣及為監田尉留府庭日暮走謁於大官堂下與平伍無別居曹則俗吏滿前更說買賣商筭贏縮又二年為此度不能去益學老子和其光同其塵雖自以為得然已得號為輕薄人矣及為御史即官自以登朝廷利害益大愈恐懼思欲不失色於人雖戒礪加切然卒不免為連累廢逐猶以前時遭狂踈輕薄之號既聞於人為恭讓未洽故罪至而無所明之到永州七年矣蚤夜惶惶追思咎過往來甚熟講堯舜孔子之道亦熟益知出於世者之難自任也今足下未為僕嚮所陳者宜乎欲任已之志此與僕少時何異然循吾嚮所陳者而由之然後知難耳今吾先盡陳者不欲足下如吾更訛辱被稱號已不信於世而後知慕中道費力而多

害故勤勤焉云爾而不已也子其詳之熟之無徒為煩言往復幸甚又所言書意有不可者令僕專專為掩匿覆蓋之慎勿與不知者道此又非也凡吾與子往復皆為言道道固公物非可私而有假令子之言非是則子當自求暴揚之使人皆得刺列卒采其可者以正乎已然後道可顯達也一本無可字今乃專欲覆蓋掩匿是固自任其志而不求益者之為也士傳言庶人謗於道子產之鄉校不毀事見左傳襄二十一年獨何如哉君子之過如日月之蝕又何蓋乎是事吾不能奉子之教矣幸悉之足下所為書言文章極正其辭奧雅後來之馳於是道者吾子且為蒲捐駃騠何可當也指所交切駃音決騠音千里馬號蒲捐又前鄒陽傳注其說韓愈處甚好其他但用駃騠駃馬生七日而起其母莊子國語文字太多反累正氣果能遺是則大善矣憂閔廢錮悼籍田之罷意思懇懇誠愛我厚者吾自度罪大敢以是

為欣且戚耶但當把鋤荷車謂云車側洽切春也此當作決溪泉為圃以給茹其隙與隙同則浚溝池藝樹木行歌坐釣望青天白雲以此為適亦足老死無戚戚者時時讀書不忘聖人之道已不能用有我信者則以告之朝廷更宰相來政事益修丈人日夕還北闕吾待子郭南亭上期口言不久矣至是當盡吾說今因道人行粗道大旨如此粗坐五切疏也宗元白

答貢士沈起書

九月某白沈侯足下無恙蒼頭至得所來問志氣盈牘博我以風賦比興之旨僕之樸駮專魯駮語切而當惠施鍾期之位惠施與莊子鍾子與伯牙深自恧也又覽所著文宏博中正富我以琳琅珪璧之寶甚厚僕之狹陋蚩鄙而膺東阿昭明之任曹植建封東阿王蕭統謚昭明太子皆善論文又自懼也烏可取識者歡笑以為知己羞進越高視僕所不敢然特好將命猥承厚貺豈得固拒雅

志默默而已哉謹以所示布露手聞人羅列乎坐隅乎一本
使識者動目聞者傾耳幾於萬一用以爲報也嗟乎僕嘗病
興寄之作堙鬱於世辭有枝葉蕩而成風益用慨然間歲興
化里蕭氏之廬覩足下詠懷五篇僕乃拊掌愜心吟玩爲娛
告之能者誠亦響應今乃有五十篇之贈其數相什其功相
百覽者歎息謂余知文此又足下之賜也幸甚幸甚勉懋厥
志以取榮盛時若夫古今相變之道質文相生之本高下豐
約之所自長短大小之所出子之言云又何訊焉來使告遽
不獲申盡輒奉草具以備還答不悉宗元白

賀進士王參元失火書

得揚八書知足下遇火失家無餘儲僕始聞而駭中而疑終
乃大喜蓋將吊而更以賀也道遠言略猶未能究其狀若
果蕩焉泯焉而悉無有乃吾所以尤賀者也足下勤奉養寧

朝夕惟恬安無事是望也今乃有焚煬赫烈之虞煬也

以震駭左右而脂膏滫瀡之具或以不給滫瀡也

人滑曰滫禮記滫瀡以滑之謂調和飲食吾是以始而駭也凡人之言皆曰盈虛

倚伏去來之不可常或將大有爲也乃始厄困震悸其季切於

是有水火之孽有羣小之愠勞苦變動而後能光明古之人

皆然斯道遼闊誕漫雖聖人不能以是必信是故中而疑也

以足下讀古人書爲文章善小學其爲多能若是而進不能

出群士之上以取顯貴者蓋無他焉一本作無京城人多言

足下家有積貨士之好廉名者皆畏忌不敢道足下之善獨

自得之心蓄之銜忍而不出諸口以公道之難明而世之多

嫌也一出口則嗤嗤者以爲得重賂僕自貞元十五年見足

下之文章蓄之者蓋六七年未嘗言是僕私一身一本而員

公道久矣非特負足下也及爲御史尚書郎自以幸爲天子

近臣得奮其舌思以發明足下之鬱塞然時祇道於行列猶
有顧視而竊笑者僕良恨脩己之不亮素譽之不立而為世
嫌之所加常與孟幾道言而痛之孟簡字乃今幸為天火之
所滌盪天一本凡眾之疑慮疑一本舉為灰埃黔其廬赭其
垣黧音者以示其無有而足下之才能乃可以顯白而不
污其實出矣是祝融回祿之相吾子也祝融火正則僕與幾
道十年之相知不若茲火一夕之為足下譽也宥而彰之使
夫蓄於心者咸得開其喙辯發策決科者授子而不慄雖
欲如嚮之蓄縮受侮其可得乎於茲吾有望於子一本作是
以終乃大喜也古者列國有少同位者皆相吊許不吊災君
子惡之事見左傳昭今吾之所陳若是有以異乎古故將吊
而更以賀也元和中進士顏曾之養其為樂也大矣又何闕
焉足下前要僕文章古書極不忘候得數十幅乃併往耳吳

二十一武陵來言足不為醉賦及對問大善可寄一本僕近
亦好作文與在京城時頗異思與足下輩言之桎梏甚固未
可得也因人南來致書訪死生不悉宗元白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三十三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二十四

書

與太學諸生書詣闕留陽城司業書貞元十四年九月

二十六日集賢殿正字柳宗元敬致尺牘太學諸生足下始

朝廷用諫議大夫陽公為司業諸生陶煦醇懿熙然大洽于

茲四祀而已詔書出為道州僕時通籍光範門按漢書志通籍者為一尺

竹牒記其年紀各字物色懸之宮門按省相應乃得入就職書府聞之怩然不喜怩乙

也非特為諸生戚戚也乃僕亦失其師表而莫有所矜式

焉既而署吏有傳致詔草者僕得觀之蓋主上知陽公甚熟

嘉美顯寵勤至備厚乃知欲煩陽公宣風裔土覃布美化于

黎獻也遂寬然少喜如獲慰薦于天子休命然而退自感悼

幸生明聖不諱之代不能布露所蓄論列大體聞于下執事

輩少見採取而還陽公之馬正小退自書府就車于司馬

門外聞之於抱關掌管者也 二 魯慕陽公之德教不忍其

去頓首西闕下懇悃至願乞留如故者百數十人輒用撫手

喜甚震抃不寧不意古道復形于今僕嘗讀李元禮嵇叔夜

傳李膺嵇康觀其言太學生徒仰闕赴訴者僕謂茲二百年不可

觀聞乃今日聞而覩之誠諸生見賜甚盛於戲音烏希潘云

始僕少時嘗有意遊太學受師說以植志持身焉當時說者

咸曰太學生聚為朋曹侮老慢賢有墮窳敗業而利口食者

墮徒果切窳徒果切有崇飾惡言而肆鬪訟者有凌傲長上而誅罵有

司者誅蘇內息醉其退然自克特殊於衆人者無幾耳僕聞

之恟駭怛悸陶虛勇虛谷一切怛良痛其遊聖人之門而衆

為是啗啗也潘云啗徒合切詩嘽啗啗相對談話背則相憎遂退託

鄉閭家塾考厲志業過太學之門而不敢跼顧音尚何能

仰視其學徒者哉今乃奮志厲義出乎千百年之表何聞見

之乖刺歟刺盧達切疾也豈說者過也將亦時異人異無嚮時之桀

害者耶其無乃陽公之漸漬導訓明效所致乎夫如是服聖

人遺教居天子太學可無愧矣於戲陽公有博厚恢弘之德

能容善偽一本能字下有并字來者不拒曩聞有狂惑小生依託門下

貞元十四年太學生薛約言事得罪謫州陽或乃飛文陳

愚醜行無賴而論者以為言謂陽公過於納汙無人師之道

是大不然仲尼吾黨狂狷南郭獻譏荀子法行篇南郭惠子

向其曾參徒七十二人致禍負芻孟軻館齊從者竊獲孟出

彼一聖兩賢人繼為大儒然猶不免如之何其拒人也俞扁

之門不拒病夫扁鵲典切俞附繩墨之側不拒狂材師儒之

席不拒曲士理固然也且陽公之在于朝四方聞風仰而尊

之貪冒苟進邪薄之夫庶得少沮其志不遂其惡雖微師尹

之位而人實具瞻焉與其言一 方卓化一州其功之遠近

又可量哉諸生之言非獨為也才國體實甚且願諸生勿得私之想復再上故少佐筆端耳助此良志俾為史者有以紀述也努力多賀勞勉也古柳宗元白

答韋中立論師道書

二十一日宗元白辱書云欲相師僕道不篤業甚淺近環顧其中未見可師者雖嘗好言論為文章甚不自是也不意吾子自京師來蠻夷間乃幸見取僕自卜固無取假令有取亦不敢為人師為眾人師且不敢况敢為吾子師乎孟子稱人之患在好為人師由魏晉氏以下人益不事師今之世不聞有師有軌譁笑之以為狂人獨韓愈奮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後學作師說因抗顏而為師世果群怪聚罵指目牽引而增與為言詞一本作愈以是得狂名居長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東如是者數矣數數色角也屈子賦曰邑犬羣吠吠所怪也

屈屈原楚詞懷沙篇云屈其勿切僕往聞庸蜀之南怕雨少日日出則犬吠予

以為過言前六七年僕來南二年冬幸大雪踰嶺被南越中數州數州之犬皆蒼黃吠噬狂走者累日至無雪乃已然後始信前所聞者今韓愈既自以為蜀之日而吾子又欲使吾為越之雪不以病乎非獨見病亦以病吾子然雪與日豈有過哉顧吠者犬耳度今天下不吠者幾人而誰敢銜怪於羣目以召鬧取怒乎僕自謫過以來益少志慮居南中九年增脚氣病漸不喜鬧豈可使啾啾者啾啾早暮吠吾耳騷吾心則固僵仆煩憤僵音姜仆音富愈不可過矣平居望外遭齒舌不少獨欠為人師耳抑又聞之古者重冠禮將以責成人之道是聖人所尤用心者也數百年來人不復行近有孫昌胤者獨發憤行之既成禮明日造朝至外廷薦笏言於卿士曰某子冠畢應之者咸無無音武京兆尹鄭叔則佛然

辨切曳笏却立曰何預我事曰皆大笑天下不以非鄭尹
而快孫子何哉獨為所不為也今之命師者大類此吾子行
厚而辭深凡所作皆恢恢然有古人形貌雖僕敢為師亦何
所增加也假而以僕年先吾子聞道著書之日不後誠欲往
來言所聞則僕固願悉陳中所得者吾子苟自擇之取其事
去某事則可矣若定是非以教吾子僕材不足而又畏前所
陳者其為不敢也決矣吾子前所欲見吾文既悉以陳之非
以耀明于子聊欲以觀子氣色誠好惡何如也今書來言者
皆大過吾子誠非佞譽誣諛之徒直見愛甚故然耳始吾幼
且少為文章以辭為工及長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為
炳炳烺烺作燁燁烺音務采色夸聲音而以為能也凡
吾所陳皆自謂近道而不知道之果近乎遠乎吾子好道而
可吾文或者其於道不遠矣故吾每為文章未嘗敢以輕心

掉之掉徒懼其剽而不留也剽剽未嘗敢以怠心易之懼其
弛而不嚴也未嘗敢以昏氣出之懼其昧沒而雜也未嘗敢
以矜氣作之懼其偃蹇而驕也抑之欲其奧揚之欲其明踈
之欲其通廉之欲其節激而發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
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情
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此
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參之穀梁氏以厲其氣參之孟荀以暢
其支參之莊老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
致其幽參之太史以著其潔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為之
文也凡若此者果是耶非耶有取乎抑其無取乎吾子幸觀
焉擇焉有餘以告焉苟亟來以廣是道子不有得焉則我得
矣又何以師云爾哉取其實而去其吝無招越蜀吠怪而為
外廷所笑則幸矣宗元復白

答貢士元公瑾論仕進書

二十八日宗元白前時所枉文章諷讀累日辱致來簡受賜

無量然竊觀足下所以殷勤其文旨者豈非深寡和之憤和彌高其和彌寡

尚何為者哉且士之求售於有司或以文進或以行達者稱

之不患無成足下之文左馮翊崔公先唱之矣秉筆之徒由

是增敬足下之行汝南周穎客又先唱之矣逢掖之列亦以

加慕逢潘本作逢音逢以鋪紙衣也掖音亦与腋同禮記衣逢掖之衣逢猶大也大袂禪衣也夫如是致

隆隆之譽不又矣又何戚焉古之道上延乎下下倍乎上上

下洽通而薦能之功行焉故天子得宜為天子者薦之於天

諸侯得宜為諸侯者薦之於王大夫得宜為大夫者薦之於

君士得宜為士者薦之於有司薦於天堯舜是也薦於王周

公之徒是也薦於君鮑叔牙子罕子皮是也薦於有司而專

其美者則僕夫之聞也是誠難矣古猶難之而况今乎獨不

得與足下偕生中古之間進相接也退相拯也已乃出乎今

世雖王林國韓長孺復生說苑衛靈公有士曰王林國有賢人必進而任之無不達也

退而與分其祿前漢韓安國字不能為足下抗手而進以取

長儒所推舉皆廉士賢於已者不能為足下抗手而進以取

僂笑矧僕之齷齪者哉注局若將致僕於奔走先後之地而役使之

充雅素不敢告僮彌拜嗚呼始僕之志學也甚自尊大頗慕

古之大有為者汨沒至今自視缺然知其不盈素望久矣上

之不能交誠明達德行延孔子之光燭于後來次之未能勵

材能興功力致大康于民垂不滅之聲退乃偃偃於下列音

既通而各譽不聞友之過也張又丑良切無見貌咕咕於末位偃仰驕矜道人短長不亦

冒先聖之誅乎固吾不得已耳樹勢使然也穀梁子曰心志

非况足下有文行唱之者有其人矣繼其聲者吾敢闕焉其餘去就之說則足下觀時而已不悉宗元白

答嚴厚輿論師道書

二十五日其白馮翊嚴生足下得生書言為師之說怪僕所作師友箴與答章中立書欲變僕不為師之志而屈已為弟子凡僕所為一文其卒果不異僕之所避者名也所憂者其實也實不可一日忘僕聊歌以為箴行且求中以益已慄慄不敢暇又不敢自謂有可師乎人者耳若乃名者方為薄世笑罵僕脆怯尤不足當也內不足為外不足當眾口雖懇懇見迫其若吾子何實之要一文中皆是也吾子其詳讀之僕見解不出此吾子所云仲尼之說豈易耶仲尼可學不可為也學之至斯則仲尼矣未至而欲行仲尼之事若宋襄公好霸而敗國卒中矢而死事出左傳僖公二十三年仲尼豈易言耶馬融鄭

玄者二子獨章句師耳今世固不少章句師僕幸非其人吾子欲之其有樂而望吾子者矣言道講古窮文辭以為師則固吾屬事僕才能勇敢不如韓退之故又不為人師人之所見有同異吾子無以韓責我若曰僕拒千百人又非也僕之所拒拒為師弟子名而不取當其禮者也若言道講古窮文辭有來問我者吾豈嘗瞋目閉口邪瞋目人切敬叔吾所信愛呂恭字敬叔今不得見其人又不敢廢其言一本無不字却吾言字下有哉字吾子文甚暢遠恢恢乎其闢大路將疾馳也攻其車肥其馬長其筴即策字調其六轡中道之行大都捨是又奚師歟亟謀於知道者而考諸古師不乏矣幸而亟來亟去切終日與吾子言不敢倦不敢愛不敢肆苟去其名全其實以其餘易其不足亦可交以為師矣如此無世俗累而有益乎已古今未有好道而避是者宗元白

報袁君陳秀才避師名書

秀才足下僕避師名久矣往在京師後學之士到僕門日或
數千人僕不敢虛其來意有長必出之有不至必甚之謀
也其教也雖若是當時無師弟子之說其所不樂為者非以
師為非弟子為罪也有兩事故不能自視以為不足為一也
世久無師弟子決為之且見非且見罪懼而不為二也其大
說具答章中立書今以往可觀之秀才貌甚堅辭甚強僕自
始覲固竒秀才及見兩文愈益竒雖在京都日數十人到門
者誰出秀才右耶前已畢秀才可為成人僕之心固虛矣又
何鯤鵬互鄉於尺牘哉一本何下秋風益高暑氣益衰可偶
居卒談秀才時見咨僕有諸內者不敢愛惜大都文以行為
本在先誠其中其外者當先讀六經次論語孟軻書皆經言
左氏國語莊周屈原之辭稍采取之穀梁子太史公甚峻潔

可以出入餘書俟文成異日討也其歸在不出孔子此其古
人賢士所懍懍者求孔子之道不於異書秀才志於道慎勿
怪勿雜勿務速顯道苟成則勃然爾勃滿本作殼口用切又
則察然爾緜音切源而流者歲旱不涸蓄穀者不病凶年
蓄珠玉者不虞殍死矣然則成而久者其術可見雖孔子在
為秀才計未必過此不具宗元白

答章珩示韓愈相推以文墨事書珩音

足下所封示退之書云欲推避僕以文墨事且以勵足下若
退之之才過僕數人尚不宜推避於僕非其實可知一本無
固相假借為之詞耳退之所敬者司馬遷揚雄遷於退之固
相上下若雄者如太玄法言及四愁賦揚雄以四賦謂甘泉
河東州嶺長揚賦也退之獨未作耳決作之加恢竒至他文過
揚雄遠甚雄文遣言措意傲之一本頗短局滯澁不若退之猖

固所願也詳視所賦曠然以喜是何旨趣之博大詞采之蔚然乎鼓行於秀造之列此其戈矛矣舉以見投為賜甚大俯用討度不自謂宜顧視何德而克堪哉且又教以耘其蕪穢甚非所宜僕不敢聞也其他唯命宗元白

報崔黯秀才書

黯潘本

崔生足下辱書及文章辭意良高所嚮慕不凡近誠有意乎聖人之言然聖人之言期以明道學者務求諸道而遺其辭辭之傳於世者必由於書道假辭而明辭假書而傳要之之道而已耳道之及及乎物而已耳斯取道之內者也今世因貴辭而矜書粉澤以為工適蜜以為能不亦外乎吾子之所言道匪辭而書其所望於僕亦匪辭而書是不亦去及物之道愈以遠乎僕嘗學聖人之道身雖窮志求之不已庶幾可以語於古恨與吾子不同州部開口無所發明觀吾子文章

自秀士可通聖人之說今吾子求於道也外而望於子也愈

外是其可惜歟吾且不言是負吾子數千里不棄朽廢者之

意故復云爾也凡人好辭工書者皆病癖也

蚤得二病學道以來日思研鍼攻熨

痼疾紆物卒不能去纏結心腑牢甚願斯須忘之而不克竊

嘗自毒今吾子乃始欽欽思易吾病不亦惑乎斯固有潛塊

積瘕中子之內藏

而不悟可憐哉其卒與我何異均之二病書字益下而子之

意又益下則子之病又益篤甚矣子癖於伎也吾嘗見病心

腹人有思陷土炭

之者不忍其戚因探而與之觀吾子之意亦已戚矣吾雖未

得親愛吾子然亦重來意之勤有不忍矣誠欲分吾土炭酸

鹹吾不敢愛但遠言其證不可也俟而乃悉陳吾狀未相見

且試求良醫為方已之苟能已大善則及物之道專而易通
若積結既定醫無所能已幸期相見時吾決分子其啗嗜者
不具宗元白

答吳秀才謝示新文書

其白向得秀才書及文章類前時所辱遠甚多賀多賀秀才
志為文章又在族父處族父想謂吳武陵或曰子蚤夜孜孜
何畏不日日新又日新也雖間不奉對苟文益日新則若亟
見矣夫觀文章宜若懸衡然增之銖兩則俯反是則仰無可
私者秀才誠欲令吾俯乎則莫若增重其文今觀秀才所增
益者不啻銖兩吾固伏膺而俯矣愈重則吾俯茲其甚秀才其
懋焉苟增而不已則吾首懼至地耳又何聞踈之患乎還答
不悉宗元白

復杜溫夫書

二十五日宗元白兩月來三辱生書書皆逾千言意者相望
僕以不對答引譽者然僕誠過也而生與吾文又十卷噫亦
多矣文多而書頻吾不對答而引譽且可自反而來徵不肯
相見一作本取拜亟問其得終無辭乎凡生十卷之文吾已
略觀之矣吾性駭滯多所去甚論安敢懸斷是且非耶書扭
吾必曰周孔下與周孔子一本之可當也語人必於其倫生以
直躬見扭宜無所誣道道字本無而不幸乃曰周孔吾豈得無
駭怪且疑生悖亂浮誕無所取幅尺以故愈不對答來柳州
見一刺史即周孔之今而去我道連而謁於潮之二邦又得
二周孔去之京師京師顯人為文詞立聲各以千數又耳得
周孔千百何吾生曾中擾擾焉多周孔哉吾雖少為文不能
自雕斲引筆行墨快意累累論追意盡便止亦何所師法立
言狀物未嘗求過人亦不能明辨生之才致但見生周助字

不當律令唯以此奉答所謂乎歟耶哉夫者疑辭也矣耳焉也者決辭也今生則一之宜考前聞人所使用與吾言類且異慎思之則一益也庚桑子言蠶蠅鵠卵者吾取焉音蠶蠅鵠聲中大青蠅也鵠胡沃切莊子曰奔道連而謁於潮其卒可化乎然世之求知音者一遇其人或為十數文即務往京師急日月犯風雨走謁門戶以冀苟得今生年非甚少而自荆來柳自柳將道連而謁於潮途遠而深矣則其志果有異乎又狀貌巖然類丈夫巖猶視端形直心無岐徑其質氣誠可也獨要謹充之爾謹充之則非吾獨能生勿怨一本生字取之二邦以取法時思吾言非固拒生者孟子曰余不肖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而已矣宗元白

上門下李夷簡相公書

日月使持節柳州諸軍事守柳州刺史柳宗元謹獻書于相

公閣下謹字下一本宗元聞有行三途之艱而墜千仞之下

者左傳昭公四年注三途塗在河南陸渾縣南仰望於道號以求出過之者日千百人皆去而不顧就令哀而顧之者不過攀木俯首深曠太息

曠頻賓良久而去耳其卒無可奈何然其人猶望而不止也

俄而有若烏獲者持長綆千尋綆古杏切徐而過焉其力足為也其器足施也號之而不顧顧而曰不能力則其人知必

死於大壑矣何也是時不可遇而幸遇焉而又不逮乎已然

後知命之窮勢之極其卒呼憤自斃音斃不復望於上矣宗元

曩者齒少心銳徑行高步不知道之艱以陷乎大阨窮躓殞

墜廢為孤囚日號而望者十四年矣其不顧而去與顧而深

曠者俱不乏焉然猶仰首伸吭張目而視音視曰庶幾

乎其有異俗之心非常之力當路而垂仁者耶今閣下以仁義正直入居相位宗元實竊拊心自慶以為獲其所望故敢

誠至振高義於流俗之外合大度於古人之中獨有望於閣下而已非敢以尋常祈向之禮當大賢匍匐之仁音甫音拱又音甫音匍匐音風夜忖度果於自卜方在困辱不敢多言伏紙惶恐不勝戰越謹啓

上西川武元衡相公謝撫問啓

某啓某愚陋狂簡不知周防失於夷途陷在大罪伏匿嶺下于今七年追念往愆寒心飛魄幸蒙在宥得自循省豈敢徹聞於廊廟之上見志於樽俎之際以求心於萬一者哉相公以含弘光大之德廣博淵泉之量不遺垢汚先賜榮示奉讀流涕以懼以悲屏營舞躍不敢寧處屏步丁切屏是將收孟明於三敗左傳秦子孟明伐鄭晉敗孟明于穀及二子孟明伐晉濟河焚舟晉師不出責曹沫於一舉沫莫具莫佩二切史記曹沫為魯將與齊戰三敗此莊公十二年與齊相公盟于柯俾折脅躡脚之倫曠音牝刑名前漢

於宋卒相中山范曄拉得自拂飾以期效命於鞭策之下此齊折齒於魏卒為應侯誠大君子并容廣覽棄瑕錄用之道也自顧孱鈍無以克堪祇受大賜豈任負戴精誠之至炯然如日拜伏無路不勝惶惕輕冒威重戰汗交深

謝襄陽李夷簡尚書撫問啓

某啓當州負外司馬李幼清傳示尚書委曲特賜記憶過蒙存問捧讀喜懼浪然涕流浪音慶幸之深出自望外伏惟尚書鶚立朝端風行天下入統邦憲出分主憂控此上游式是南服凡海內奔走之士思欲修容於轅門之外躡履於油幢之前幢傳切譬之涉蓬瀛登崑閩閩音浪海中三神山曰蓬萊不可得而進也某負罪淪伏聲銷跡滅固世俗之所棄親友之所遺敢希大賢曲見存念是以展轉歎歎晝詠宵興願為厮役以報恩遇瞻仰仰霄漢

翫焉無由網羅未解縱羽翼而何施囊檻方堅雖虎豹其焉
往不任踊躍懇戀之至謹奉啓起居輕黷威嚴倍增戰越

賀趙江陵宗儒辟符載啓

其啓伏聞以武都符載為記室天下立志之士雜然相顧繼
以歎息知為善者得其歸嚮流言者有所聞執直道之所行
義風之所揚堂堂焉實在荆山之南矣幸甚幸甚夫以符君
之藝術志氣為時聞人才位未會盤桓固以中間因緣陷在
危邦與時偃仰不廢其道符載為韋臯支使時為劉闢真積
云行義則固輔仁則通它年良覲
麟閣之中及開載素服請罪高崇文
以其贊有行義輔仁之語禮而釋之而為見忌嫉者橫致
唇吻房給事以高節特立明之於朝王吏部以清議自任辨
之於外然猶小人浮議困在交戟前漢劉向傳註
交戟謂守衛者凡諸侯之
欲得符君者城隍壤接而感於騰沸環視相讓莫敢先舉及
受署之日則皆開口垂臂悵望悼悔譬之求珠於海而徑寸

井行下流多謗一本作自非大君子出世之氣則何望焉瞻望清
風若在天外無任感激欣躍之至輕瀆陳賀不勝戰越不宣
與邕州李域中丞論陸卓啓

其啓伏以至公之道施恩而不求報獎善而不為功所以振
宣幽光激勵頹俗誠大君子所蓄積也竊見故招討判官試
右衛胄曹參軍陸卓生稟清操長於吏理累仕所至必有休
聲至一本作再舉府曹績用茂著頃以狂賊李元慶劫取
留後擅樹兇徒構災扇禍期在旦夕一夫見刃莫為己用而
卓以此時特立不懼終翦強暴以寧師人既而不幸嬰疾物
故不獲一日趨事以受其職有功未報有善未錄伏承閣下
言論之餘每所嗟異優給家屬恩禮特殊行道之人皆所欽
伏儻錄其事跡奏一贈官使懷憤之魂知感恩於地下秉志

之士思受命於門庭足以勸獎三軍豈止光榮一族伏惟不棄狂瞽特賜裁量幸甚幸甚某與卓未嘗相識敢率愚直以期至公輕贖威嚴伏增戰悚謹啓

謝李中丞啓安撫崔簡一本作謝李中丞安撫崔簡或屬啓

某啓伏見四月六日敕刺史崔簡以前任贓罪決一百長流驪州伏奉去月二十三日牒崔簡家口牒州安存并借官宅什器差人與驅使伏惟中丞以直清去敗政以惻隱撫窮人罪跡暴著則按之以至公家屬流離則施之以大惠各由其道咸適于中威懷並行仁義齊立繩愆糾繆列郡肅澄清之風匡困資無闔境知噢咻之德音休又許圭切左氏作煥休之聲凡在巡屬慶懼交深伏見崔簡兒女十人皆柳氏之出簡之所犯首末知之蓋以風毒所加漸成狂易音音不知畏法坐自抵刑名為贓賄卒無儲蓄得罪之日百口熬然叫號

羸頓不知所赴儻非至仁厚德深加憫恤則流散轉死期在須臾某幸被縲囚又沐恩造至於骨肉又荷哀矜循念始終感懼無地謹勒祗承人沉澹奉啓陳謝下情輕瀆

上湖南李中丞啓一本啓字上有一千稟食字

某啓某嘗讀列子書有言於鄭子陽者曰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地而窮若不好士使之然乎子陽於是以君命輸粟於列子列子不受出列子固常高其志又讀孟子書言諸侯之於士曰使之窮於吾地則賙之賙之亦可受也又怪孟子以希聖之才命代而出不卓然自異以潔白其德取食於諸侯不以爲非斷而言之則列子獨任之士唯已一毛之爲愛故遁以自免孟子兼濟之士唯利萬物之爲謀故當而不辭今宗元處則無列子之道出則無孟子之謀窮則去讓而自求至則捧受而無慙斯固爲貪凌苟冒人矣董生曰明

明求財利唯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董仲舒是皆詬耻之大者而無所避之何也以爲士則黜辱爲農則斥遠無伎不可以爲工無貲不可以爲商抱大罪處窮微暗以當惡歲而無廩食又不自列於閤下則非所以待君子之意也伏惟覽子陽孟子之說以垂德惠無使惶惶然控于他邦重爲董生所笑則縲囚之幸大矣

上桂州李中丞薦盧遵啓

凡士之當顯寵貴劇則其受賜於人也無德心焉何也彼將曰吾勢能得之是其所出者大而其報也必細居窮厄困辱則感槩捧戴萬萬有加焉是其所出者小而其報也必巨審矣故凡明智之君子務其巨以遺其細則功業光乎當時聲名流乎無窮其所以激之於中者異也若宗元者可謂窮厄困辱者矣世皆背去顛頽曠野獨賴大君子以明智垂仁問

訊如平生光耀囚錮若被文繡嗚呼世之知止足者鮮矣既受厚遇則又有不已之求以贖閤下之嚴賦然而亦欲出其感槩捧戴而效其巨者伏惟閤下留意裁擇幸甚幸甚伏以外族積德儒厚以爲家風周齊之間兄弟三人咸爲帝者師

解見前卷

孝仁之譽高於他門伯舅叔仲咸以孝德通于鬼

神爲文士所紀述相國彭城公嘗號于天下名其孝以求其

類則其後咸宜碩大光寵以充神明之心今乃彫喪淪落莫

有達者豈與善之道無可取耶老子云天道無親常與善人獨內弟盧遵

其行類諸父靜專溫雅好禮而信飾以文墨達于政事今所

以聞於閤下者無忤於心無愧於色焉以宗元棄逐枯槁故

不求遠仕務顯名而又難乎其進也竊高閤下之舉賢容衆

故願委心焉則施澤於遵過於厚賜小人也遠矣以今日之

形勢而不廢其言使遵也有籍名於天官獲祿食以奉養用

成其志一舉而有知恩之士二焉可不謂務其巨者乎伏惟
試詳擇焉言而無實罪其敢逃逃一本罪字下有也字進退恐
懼不知所裁不宣謹啓

增廣

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三十五

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三十五

